



古城寿县。(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 博 摄

以“文化大河”塑地区整体形象,为皖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大动力源泉——

擦亮淮河文化品牌 变资源为发展势能

■ 本报记者 吴晓征

秋日寿县,文庙古银杏闪烁的金黄遮天蔽日。游人领略了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风汉韵,穿过保留了原住民繁盛烟火古城,走上被时光磨损得光滑溜圆的石阶,感受国内唯一宋代古城墙,像阅读一部厚厚的历史著作;八公山附近的一抹青黛,连着“风声鹤唳”“投鞭断流”“草木皆兵”等成语……

千家药企、十万药商、百万药农、百万亩药材…… 中医药文化已渗透亳州的城市肌理。曹操地下运兵道依旧游人如织,但“三曹”的文治武功对后世影响,显然比不上华佗的“一块药圃”。

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5省的千里长淮,有430公里流经安徽。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中国七大河流中,具有明显而特殊南北分界线特征的河流是淮河。其线南为亚热带,线北为暖温带。

南稻北麦,南船北马、南秀北雄,自古在这里碰撞、交汇。这条大河,是中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这片区域,历来是风云际会处、人才辈出地、文化大熔炉。

“广袤的淮北大地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创造了丰功伟绩。”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表示,伴随中华文明发展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逐步南移,在安徽淮河以北、江淮之间和皖南地区三大区域中,淮北地区最早成为演绎中华文明的重要舞台,上演威武雄壮、绚丽多姿的历史正剧。

这里不乏思想精神的密度。早在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就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高峰,汝颖奇士、淮沛俊彦、齐鲁儒士、涡淮道家各展其长,管、老、孔、墨、庄、孟、韩等人横空出世,深入思考,对中国思想与精神第一次大总结、大阐释,构筑了中华的“文化中原”,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

这里有争奇斗艳的文化地标。新

石器时代晚期,蚌埠双墩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不可忽略的实证。“天下第一塘”——安丰塘,是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比都江堰早300年。楚文化博物馆上万件藏品,让楚文化最后的积淀风华再现。垓下古战场等地打捞呈现楚汉文化,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的运河文化活态遗址波光粼粼,从历史流向未来;明初第一座按照京师之制建造的都城明中都,成为安徽省首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处处大别山革命遗址地成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经典歌曲仍在时时嘹亮唱响。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地方戏有豫剧、梆子戏、泗州戏、淮北花鼓戏等9个之多;独具地方特色的剪纸、杂技、书画、柳编、彩陶等,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也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皖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优越的文化资源禀赋。众多专家建议,加强皖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阐释和开发利用,打造特色产业文化高地,对推进皖北地区加快发展形成更大推动力。

皖北地区依托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加快文化赋能发展力度。颍上花鼓灯守正创新舞新姿,其特色文化建设被纳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柳编、剪纸、彩陶等非遗打造成重要文化品牌,在皖北乡村振兴焕发光彩。淮河豆腐文化旅游节等成为重要节庆品牌……

“应谋划文化项目的整体布局和联动发展。”钱念孙提出,立足更高站位,从大的片区乃至安徽文旅发展一盘棋的视角,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框框,加快整合和打造跨区域的文化旅游拳头产品。

安师大教授梁仁志分析,亳州、寿县、蚌埠等曾是早期淮河文化的中心,但

其影响仅局限于安徽文化发展早期的皖北和皖中部分地区,对皖南文化和宋以后安徽文化发展的影响较小。目前省外对安徽历史文化的认知主要局限在黄山、九华山、徽商、徽派建筑、黄梅戏等。传播出去的安徽文化与安徽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严重不对称。

“缺少实质性带动乃至推动皖北文化建设的大项目、大工程。”安徽大学教授张崇旺等专家提出,安徽需要在整合皖北地区文化资源上下更大功夫,发挥资源优势,将淮河文化品牌擦得更亮,将淮河文化软实力,更多化作生产力。

专家建议,对淮河文化的研究、发掘、利用,应强化“顶层设计”,打破各地各行业各取所需的格局,加强系统性整合,建构性创造,一体化项目布局,既重文化精神层面研究,也重文化应用层面研究,与现当代文化结合紧密集合,充分提炼宣传展现淮河文化的精髓魅力。

从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再到《淮南子》进一步提出“民者,国之本也”的民本思想。之后政治家曹操、朱元璋在社会治理中,主张爱惜民力、使民以时、节用裕民。淮河流域孕育的民本文化穿越时空,闪耀着人文光辉。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两头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暴雨集中、历时长、强度大的气候特点,使淮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新中国不屈不挠、如

火如荼的治淮斗争,从“约束洪水”“控制洪水”到“管理洪水”“人水和谐”,锻造出淮河人民面对激流而奋发有为、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精气神。

充分展示淮河文化的丰富内涵、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才能为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深切的文化认同和有力的精神支撑。

张崇旺等专家建议,应加快数字化赋能,推动文化场馆、博物馆、景区景点等数字化展示,开发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建设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动漫游戏、创意设计、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新业态,大力支持引导文化企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

专家建议,将淮河文化研究的资源整合起来,构建跨学科、交叉、多元化的创新平台,构建连接历史和现实、拉近传统与现代的淮河文化体系,擦亮淮河文化品牌,为皖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大动力源泉。

▼ “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 博 摄



千里淮河金秋。(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尚云 摄

积聚“文化传统”为“文化张力”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淮河文化悠久而厚重,如何激活其当代生命力?记者近日采访了安徽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崇旺,他认为,应当强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阐释和开发利用,造就高水平文化建设队伍与项目。

淮河文化具有四大特征

记者:淮河、长江,把安徽划分为淮河以北、江淮之间和皖南地区三大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面貌。您认为淮河文化有什么特点?

张崇旺:我认为淮河文化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悠久性。淮河流域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淮河文明。二是厚重性。淮河文化纵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走进淮河流域,就如同走进了中华历史的大课堂。如大禹治水,是中华“治水文化”的滥觞;老庄哲学、孔孟哲学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源头,闻一多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老子《道德经》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政治家。三是过渡性。淮河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淮河南北的气候、农业、风俗等皆有一定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淮夷文化与楚文化、吴文化的交融汇合,以及我国文化史上的北风南渐和南风北渐现象,皆离不开淮河流域这个过渡地带。四是坚韧性。淮河流域位居天下之中、南北过渡带,曾经战乱灾荒不断,但不屈的淮河儿女有着坚韧的抗争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精神”、舍小家保大家的“王家坝精神”等,无不彰显着淮河文化的坚强韧性。

传统文化资源关乎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建设

记者:淮河流域的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与皖北地区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的建设,有怎样的关联?

张崇旺:淮河流域丰富的传统文

化艺术资源,与皖北地区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必须依靠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供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蚌埠市“花鼓灯”特色文化建入选第二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以及皖北很多地方常年坚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活动,离不开皖北丰富的梆子戏、泗州戏、推剧、花鼓戏等戏曲资源。

其次,皖北拥有众多文旅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囊括了萧县书画、砀山唢呐、蚌埠花鼓灯、临泉杂技和马戏、界首彩陶、阜南柳编等各类传统文艺样式。应当依托这些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传统、强大文化张力,打造文化乡镇和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乃至形成文化产业链。

造就高水平文化建
设队伍与项目

记者:您认为,当前皖北文化发展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进一步加强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阐释和开发利用,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崇旺:皖北历史文化曾经辉煌灿烂,但不可否认其现实影响力仍然有限。主要体现在:一是皖北文化的挖掘阐释不够,目前安徽的淮河文化研究力量比较分散。二是缺少发展皖北文化的抓手,缺少实质性带动乃至推动皖北文化建设的大项目、大工程。三是皖北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进一步加强淮河流域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阐释和开发利用,我觉得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成立高级别高水准的淮河文化研究平台,深度挖掘淮河文化核心价值。二是加大皖北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谋划落地一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和文化建设工程。三是加强皖北文化建设人才的组织和培养,建议实施“皖北文化英才工程”,设立文化大奖和文艺创作基金,努力造就高水平的皖北文化建设队伍。

当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历史启示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淮河流域地跨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省,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淮河流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市场潜力巨大,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今,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灾害治理与经济建设、整体开发与区域开发、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以实现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记者采访了曾主持过“淮河流域经济开发与变迁研究(1949—2009)”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正业。

治淮与流域经济建
设休戚相关

记者:国家为何要花大力气推进对淮河的综合治理?

朱正业: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1950年中央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掀起新中国大规模治理淮河的建设高潮。此后,国务院多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建设了一大批水利工程。

虽然国家花大力气对淮河进行治理,但是,淮河的水患并未真正消除。治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淮与流域经济建设休戚相关。

实行防洪、灌溉、航运三者相结合,合理统筹调配水资源,加强淮河的综合治理,是促进流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淮河生态经济带是
国家战略

记者:2018年11月,淮河生态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应如何看待淮河流域经济整体开发与区域开发的关系?

朱正业:淮河流域水系复杂,水事纠纷和矛盾由来已久,由于各地利

益取向不同,建设协调难度很大。因此,需要探索各省开发需求与流域整体规划统一的新机制,统筹协调淮河流域经济开发中的重大事项,规划农业、工业、城镇化布局,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同时,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应扬长避短,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不断加强同周边区域的衔接互动、协作配合。通过对外开放和合作,改变流域发展的较为封闭状态,变单纯的内部循环为内外部的互动循环,实现流域经济开发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

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
发挥后发优势

记者: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面临巨大挑战。您怎么看待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朱正业:水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流域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加上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生态用水被挤占,导致水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水资源保护亟待加强。

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流域水污染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流域的水生态环境。但是,治淮工作任重道远。只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才能推动流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总之,淮河流域虽是我国中东部欠发达区域,但生产潜力巨大,发展基础良好,区位优势优越,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相信,通过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开发、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区、中原经济区等国家战略进行叠合,发挥后发优势,将实现流域经济的快速、协调、绿色发展,推动淮河流域全面崛起。